

真正纯美阅读



用心体会文字之美

(俄罗斯)契诃夫◎著

郭漫◎选编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Chekhov



没有明确世界观的生活不是生活，而
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

航空工业出版社

(俄罗斯) 契诃夫◎著

郭漫◎选编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真正纯美阅读 体会纯粹的文字之美

航空工业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提 要

此书收入了多篇契诃夫的代表作。这些作品有的写出了小人物战战兢兢、卑躬屈膝的心态和面貌；有的鞭挞了见风使舵的奴颜媚骨；有的揭露了专制制度对社会的压制；有的收入了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短篇小说。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既可以体会到契诃夫的忧郁和悲悯，也可以体会到他如阳光一样灿烂的幽默和童趣。

对于孩子们来说，最值得崇拜并效仿的是契诃夫敏锐的洞察力和简练却又深刻的表达力。希望在阅读契诃夫的作品时，大家能体味到这位作家的仁爱之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俄罗斯)契诃夫著;郭漫
选编.--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2.3
ISBN 978-7-80243-850-7

I.①契… II.①契…②郭… III.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俄罗斯—近代 IV.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6743 号

分类建议少儿·课外阅读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Qihetu Duanpianxiaoshuo Jingxuan

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安定门外小关东里 14 号 100029)

发行部电话:010-64815521 010-64978486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0 字数:260 千字

印数:1—20000

定价:16.80 元



前言 Foreword

安·巴·契诃夫（1860—1904），俄国主要剧作家和短篇小说大师。主要以语言精练、准确见长，善于透过生活的表层进行探索，将人物隐蔽的动机揭露得淋漓尽致。他的代表作品有小说《苦恼》、《万卡》、《装在套子里的人》，剧本《海鸥》、《万尼亚舅舅》和《三姊妹》……

契诃夫是一位风格独特的短篇小说家。他采用简洁的写作技巧避免炫耀文学手段的方式，被认为是19世纪末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杰出代表。

本书精选了《变色龙》、《万卡》、《装在套子里的人》、《小职员之死》等多部短篇小说。其中《小职员之死》展示了沙皇俄国的官场：强者专横野蛮和弱者唯唯诺诺，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变色龙》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读者不难在百余年后的一些“现代人”身上看到“变色龙”的影子；还有针砭了追求虚荣、庸俗无聊、鼠目寸光的人生哲学的如《跳来跳去的女人》、《脖子上的安娜》等，揭露19世纪末在沙皇专制统治下俄罗斯的社会生活，深刻挖掘了社会各阶层的灵魂世界。

本书既注意选取契诃夫的代表作，如《变色龙》、《装在套子里的人》等俄国文学史上的名篇，又注重收入适合青少年阅读的短篇小说，如《万卡》、《坏孩子》……

此书题材广泛，风格独特，意义深刻。其中轻快幽默者妙趣横生，让你会心而笑，又若有所思，久久回味；而凝重深沉者则荡气回肠，令人心灵震颤，难以释怀。作者对种种社会弊端痛加针砭，对庸俗生活无情嘲讽，对底层民众深切同情，对光明未来无限向往，使我们深受启迪，产生共鸣，心怀感动。

编者

名出色的画家。后来他母亲去世，祖母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便把他送到莫斯科的警察学校学习，两年后他转入绘画学校，在那里差不多学习了15年，最后才勉强在建筑专科毕业。但他始终没有从事建筑工作，目前在莫斯科一家石印工厂做事。几乎每年夏天，特别是病重的时候，他都会来祖母这儿小住，以便休息和养病。

现在他穿着一件扣上扣子的长礼服，一条旧帆布裤的裤筒边已经磨破了。他的衬衫领子没有烫过，一副精神不振的样子。他很瘦，大眼睛，10根手指又长又细，留着胡子，肤色发黑，不过相貌仍然不错。他跟舒明一家人已经比较熟，把他们当自家人看待，他在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他住的那个房间早就叫萨沙的房间了。

他站在台阶上，看到了娜佳，就走到她跟前。

“你们这儿真好。”他说。

“当然好啦，您最好在这里住到秋天。”

“会的，很可能这样。也许我要在你们这儿住到9月份。”

他无缘无故地笑起来，在她身边坐下来。

“我坐在这儿，望着妈妈。”她说，“从这边望过去，她显得多么年轻啊！我妈妈当然有她的弱点，”她沉默片刻，又补充说，“不过她毕竟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

“是的，她人好。”萨沙同意道，“就其本性来说，您的母亲当然是个极其善良和可爱的女人，可是……怎么对您说呢？今天清早我去了你们家厨房一趟，看到4个女仆直接睡在地上，没有床，没有被褥，盖着破破烂烂的东西，有一股难闻的气味，还有不少臭虫和蟑螂……跟20年前完全一个样，一点变化都没有。哦，讲到祖母，上帝保佑她，她老了，不管事了。可是要知道，您的母亲想必会讲法语，也参加过业余演出，她应该明白呀。”

萨沙讲话的时候，喜欢把两根细长的手指伸到听话人面前。

“这里的一切都有点古怪，让人看不惯。”他继续道，“鬼知道怎么回事，这儿的人什么事都不做。您的母亲成天只知道走来走去，像一位公爵夫人。奶奶什么事也不做，您也一样，连您的未婚夫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是什么事都不做。”

这席话娜佳去年就听过，好像前年也听过，她知道除此之外萨沙再也讲不出别的什么。以前她觉得这些话很可笑，现在不知怎么她却感到不愉快。

“您说的都是老一套，早就让人听烦了。”她说，说着站起身来，“您该想出一些新鲜的话才好。”

他笑了，也站起来，两人朝房子走去。

她高高的个子，漂亮，苗条，此刻在他的身旁更显得健康，衣着华丽。她感觉到这一点，不禁可怜起他来，而且不知为什么很不自在。

“您讲了许多不必要的话，”她说，“您刚才提到我的安德烈，其实您并不了解他。”

“‘我的安德烈’？去他的，去你的安德烈！我真为您的青春感到惋惜。”

他们进了大厅，这时大家已经坐下吃晚饭。祖母，或者按家里人的称呼，老奶奶，长得很胖，相貌难看，生着浓眉，还有一点点唇髭，大嗓门，光是听她说话的声音和口气就可以知道，她在这儿是一家之主。集市上的几排商店和这幢带圆柱和花园的老房子都归她所有，她每天早晨都要祈祷，求上帝保佑她别破产，祈祷时常常泪流满面。她的儿媳妇，也就是娜佳的母亲尼娜·伊凡诺夫娜，生着浅色头发，腰束得很紧，戴着夹鼻眼镜（原文为法文），每根手指上都戴着钻石戒指。安德烈神父是个掉了牙的瘦老头，从脸上的那副表情看，仿佛他正打算讲一件十分可笑的事。他的儿子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就是娜佳的未婚夫，壮实而英俊，头发鬈曲，像一名演员或画家。他们3个人正谈着催眠术。“你在我家住上一个礼拜就会恢复元气，”祖母转身对萨沙说，“只是你得多吃点。瞧你像什么样子！”她叹了一口气说：“你这模样真吓人！真的，你简直成了流浪儿了。”

“挥霍掉父亲赠与的全部资财，”安德烈神父眼里带着笑意说，“浪荡的儿子只好去给人放猪”。（浪子的比喻出自《圣经》，见《路加福音》第15章。）

“我喜欢我父亲。”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拍拍父亲的肩膀说，“他是个可爱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大家默不作声。突然萨沙笑起来，用餐巾捂住了嘴。

“这么说来，您也相信催眠术喽？”安德烈神父问尼娜·伊凡诺夫娜。

“我当然还不能肯定说我相信。”尼娜·伊凡诺夫娜回答，她的神色变得十分严肃，甚至有点严厉，“可是应当承认，自然界有着许多神秘而不可理解的现象。”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不过我还得补充一句：宗教信仰为我们大大缩小了神秘的领域。”

名出色的画家。后来他母亲去世，祖母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便把他送到莫斯科的警察学校学习，两年后他转入绘画学校，在那里差不多学习了15年，最后才勉强在建筑专科毕业。但他始终没有从事建筑工作，目前在莫斯科一家石印工厂做事。几乎每年夏天，特别是病重的时候，他都会来祖母这儿小住，以便休息和养病。

现在他穿着一件扣上扣子的长礼服，一条旧帆布裤的裤筒边已经磨破了。他的衬衫领子没有烫过，一副精神不振的样子。他很瘦，大眼睛，10根手指又长又细，留着胡子，肤色发黑，不过相貌仍然不错。他跟舒明一家人已经比较熟，把他们当自家人看待，他在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他住的那个房间早就叫萨沙的房间了。

他站在台阶上，看到了娜佳，就走到她跟前。

“你们这儿真好。”他说。

“当然好啦，您最好在这里住到秋天。”

“会的，很可能这样。也许我要在你们这儿住到9月份。”

他无缘无故地笑起来，在她身边坐下来。

“我坐在这儿，望着妈妈。”她说，“从这边望过去，她显得多么年轻啊！我妈妈当然有她的弱点，”她沉默片刻，又补充说，“不过她毕竟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

“是的，她人好。”萨沙同意道，“就其本性来说，您的母亲当然是个极其善良和可爱的女人，可是……怎么对您说呢？今天清早我去了你们家厨房一趟，看到4个女仆直接睡在地上，没有床，没有被褥，盖着破破烂烂的东西，有一股难闻的气味，还有不少臭虫和蟑螂……跟20年前完全一个样，一点变化都没有。哦，讲到祖母，上帝保佑她，她老了，不管事了。可是要知道，您的母亲想必会讲法语，也参加过业余演出，她应该明白呀。”

萨沙讲话的时候，喜欢把两根细长的手指伸到听话人面前。

“这里的一切都有点古怪，让人看不惯。”他继续道，“鬼知道怎么回事，这儿的人什么事都不做。您的母亲成天只知道走来走去，像一位公爵夫人。奶奶什么事也不做，您也一样，连您的未婚夫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是什么事都不做。”

这席话娜佳去年就听过，好像前年也听过，她知道除此之外萨沙再也讲不出别的什么。以前她觉得这些话很可笑，现在不知怎么她却感到不愉快。

仆人端上来一只又大又肥的火鸡。安德烈神父和尼娜·伊凡诺夫娜继续他们的谈话。尼娜·伊凡诺夫娜手指上的钻石戒指闪闪发光，后来她的眼眶里泪花闪烁，她开始激动起来。

“尽管我不敢同您争论，”她说，“但您得承认，生活中有着许多解不开的谜！”

“绝对没有，我敢向您担保。”

晚饭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小提琴，尼娜·伊凡诺夫娜弹钢琴为他伴奏。10年前他大学毕业，但是从来没有工作过，没有固定的职业，只是偶尔参加为慈善事业举办的音乐会。城里的人都叫他演员。

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着小提琴，大家默默地听着。炉上的茶烧开了，冒着热气，只有萨沙独自在喝茶。后来时钟敲响12点，提琴上的一根弦突然断了。大家都笑起来，忙着起身告辞。

送走未婚夫之后，娜佳回到楼上的卧室，她跟妈妈住在楼上（楼下住着老奶奶）。楼下的大厅里已经熄灯，可是萨沙还坐着喝茶。他喝茶的时间总是很长，完全是莫斯科人的习惯，一次总得喝上七八杯。娜佳脱掉衣服，钻进被窝，很久都还能听到女仆在楼下收拾东西、老奶奶在生气的动静。最后，一切静下来，只能偶尔听到从楼下萨沙的房间里传来他低沉的咳嗽声。

002

娜佳一觉醒来，大概已是两点。远处有更夫敲打着梆子。她不想睡了，躺得人软绵绵的，反而不舒服。像已往的5月之夜一样，娜佳坐在床上，开始想心事。可是她的那些想法跟昨夜一样，单调乏味，令人生厌，无非是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开始追求她并向她求婚，她同意了，后来渐渐地看上了这个善良而聪明的人。可是不知为什么到了现在，离婚期不到两个月了，她却感到恐慌和不安，仿佛有一件说不明白的令人苦恼的事在等着她。

“滴笃，滴笃，”更夫懒洋洋地敲着梆子，“滴笃，滴笃……”

从古老的大窗子里望去，可以看到花园，远处是正在盛开的丁香花丛，花儿睡意朦胧，冻得有点打蔫。一片白色的浓雾，缓缓地朝丁香花这边漫过来，想要把它遮盖住。远处的树林中不时有从梦中醒来的白嘴鸦在啼叫。

仆人端上来一只又大又肥的火鸡。安德烈神父和尼娜·伊凡诺夫娜继续他们的谈话。尼娜·伊凡诺夫娜手指上的钻石戒指闪闪发光，后来她的眼眶里泪花闪烁，她开始激动起来。

“尽管我不敢同您争论，”她说，“但您得承认，生活中有着许多解不开的谜！”

“绝对没有，我敢向您担保。”

晚饭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小提琴，尼娜·伊凡诺夫娜弹钢琴为他伴奏。10年前他大学毕业，但是从来没有工作过，没有固定的职业，只是偶尔参加为慈善事业举办的音乐会。城里的人都叫他演员。

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着小提琴，大家默默地听着。炉上的茶烧开了，冒着热气，只有萨沙独自在喝茶。后来时钟敲响12点，提琴上的一根弦突然断了。大家都笑起来，忙着起身告辞。

送走未婚夫之后，娜佳回到楼上的卧室，她跟妈妈住在楼上（楼下住着老奶奶）。楼下的大厅里已经熄灯，可是萨沙还坐着喝茶。他喝茶的时间总是很长，完全是莫斯科人的习惯，一次总得喝上七八杯。娜佳脱掉衣服，钻进被窝，很久都还能听到女仆在楼下收拾东西、老奶奶在生气的动静。最后，一切静下来，只能偶尔听到从楼下萨沙的房间里传来他低沉的咳嗽声。

002

娜佳一觉醒来，大概已是两点。远处有更夫敲打着梆子。她不想睡了，躺得人软绵绵的，反而不舒服。像已往的5月之夜一样，娜佳坐在床上，开始想心事。可是她的那些想法跟昨夜一样，单调乏味，令人生厌，无非是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开始追求她并向她求婚，她同意了，后来渐渐地看上了这个善良而聪明的人。可是不知为什么到了现在，离婚期不到两个月了，她却感到恐慌和不安，仿佛有一件说不明白的令人苦恼的事在等着她。

“滴笃，滴笃，”更夫懒洋洋地敲着梆子，“滴笃，滴笃……”

从古老的大窗子里望去，可以看到花园，远处是正在盛开的丁香花丛，花儿睡意朦胧，冻得有点打蔫。一片白色的浓雾，缓缓地朝丁香花这边漫过来，想要把它遮盖住。远处的树林中不时有从梦中醒来的白嘴鸦在啼叫。

“我的上帝，为什么我的心情这么沉重！”

也许每一个未婚妻在结婚前都有这种感受。谁知道呢！或许是受了萨沙的影响？可是要知道，萨沙已经一连几年都说着同样的话，像背书似的，而且说话时显得又天真又古怪。那么为什么脑子里还是忘不掉萨沙呢？

更夫早已不打梆子了。窗前的花园里鸟儿叽叽喳喳地叫起来，花园中的雾气已经消失，周围的一切沐浴在春天的晨曦中，是笑逐颜开了。不久，整个花园在阳光的爱抚下暖和过来，苏醒了，树叶上的露珠像钻石般晶莹剔透、闪闪发光。这古老的、早已荒芜的花园在这个清晨显得生机勃勃，十分美丽。

老奶奶已经醒来，萨沙粗声粗气地在咳嗽。可以听到楼下有仆人端来了茶，在搬动椅子。

时间过得很慢。娜佳早已起床，一直在花园里散步。

后来尼娜·伊凡诺夫娜出来了，她眼泪汪汪，手里端一杯矿泉水。她对招魂术^①和顺势疗法^②很感兴趣，读了许多这方面的书，喜欢谈她心中生出的疑惑——这一切在娜佳看来都蕴含着深刻而神秘的内涵。现在娜佳吻了母亲一下，跟她并排走着。

“你为什么哭了，妈妈？”她问道。

“昨天晚上我读了一夜的小说，里面讲到一个老人和他女儿的故事。老人在某个地方做事，后来他的上司爱上了他的女儿。书我还没有读完，可是里面有一处地方叫我忍不住落泪。”尼娜·伊凡诺夫娜说完，喝了一口矿泉水，“今天早晨我一想到那个段落，我又哭了一阵。”

“这些天来我心里老是不愉快，”娜佳沉默片刻说，“为什么我夜夜睡不好觉？”

“我不知道，亲爱的。每当我夜里失眠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瞧，就这样闭得紧紧的，想象出安娜·卡列尼娜^③的模样，想象她怎么走路，怎么说话，或者想象古代历史上的什么事件……”

①招魂术：那时人们相信死人的灵魂在阴间生活，人可以招回与之“交流”。

②顺势疗法：用极微量药物来治疗疾病的方法，18世纪末由德国医师哈内曼创立。

③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同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

“无论如何，我亲爱的，你应该好好想一想，应该明白，你们这种游手好闲的生活是多么肮脏，多么不道德。”萨沙继续道，“您要明白，举例说吧，如果您、您的母亲和您的奶奶什么事都不做，那么这意味着，别人在为你们工作，你们在坑害别人，难道这是干净的，难道这不肮脏吗？”

娜佳本想说：“是的，您这话是对的。”她还想说这些她都明白，可是这时泪水涌了出来，她突然不作声，全身一阵瑟缩，她回自己房里去了。

傍晚时，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来了，他照例拉小提琴，拉了很长时间。一般说来，他不爱说话，喜欢拉小提琴，也许就是因为拉琴的时候可以不必讲话。10点多钟，他穿好大衣，准备回家。临别时他拥抱娜佳，热烈地吻她的脸、肩头和手。

“亲爱的，我的宝贝，我的美人儿！……”他喃喃低语，“啊，我是多么幸福！我快活得要发狂了！”

可她觉得，这些话她早已听过，很早很早就听过，或者在哪本书里……在一本破旧的、早已丢了的长篇小说中读到过。

在大厅里，萨沙正坐在桌旁喝茶，5根长长的手指托着一个小杯子，老奶奶在摆纸牌算卦，尼娜·伊凡诺夫娜在看书。圣像前长明灯里火苗不时噼啪作响，一切都显得安宁而圆满。娜佳道了晚安，便回到楼上的卧室。她躺下后立即睡着了。可是，跟昨天夜里一样，天刚蒙蒙亮，她又醒了，没有睡意，心情不安而沉重。她坐了起来，把头伏在膝盖上，想起了未婚夫，想起了婚事……不知怎么娜佳想起了她的母亲不爱她已故的丈夫，弄得现在一无所有，只能依赖自己的婆婆，也就是老奶奶过日子。娜佳左思右想，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她至今把母亲看得那么特别，不同寻常，为什么没有发觉她其实是个普通的、平常的、不幸的女人。

萨沙在楼下还没有入睡，可以听到他在不断咳嗽。娜佳想到，这是个古怪而又天真的人，在他的幻想里，在那些美丽的花园和奇异的喷泉里，不免有些荒唐可笑的成分。可是不知为什么在他的天真里，甚至在他的荒唐可笑里，却蕴含着许多美好的东西，使得她一想到要不要外出求学的时候，她的整个心灵，整个胸膛便感受到一阵凉意，随即涌动着欢快、狂喜的感情。

“不过，最好不去想它……”她小声说，“不该去想这种事。”

“滴笃，滴笃……”更夫在远处敲着梆子，“滴笃，滴笃……”

003

到了6月中旬，萨沙突然感到烦闷无聊，打算回莫斯科去了。

“在这个城市我住不下去了。”他闷闷不乐地说，“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我一吃饭就感到恶心：厨房里脏得一塌糊涂。”

“你再等一等，”祖母不知为什么小声劝道，“7号是婚期。”

“我不想参加了。”

“你说过要在我们这儿住到9月的。”

“可是现在我不想住了，我要工作。”

这年夏天潮湿而阴冷，树木湿漉漉的，花园里的一切看上去阴森凄凉、令人沮丧，令人不由得想工作。楼上楼下的许多房间里，都可以听到陌生女人的说话声，祖母房里的缝纫机响得正欢：这是在赶做嫁妆。光是皮大衣就给娜佳做了6件，其中最便宜的一件，据老奶奶讲，就值300卢布。婚前的忙碌激怒了萨沙，他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生着闷气。不过大家还是劝他留下，他也答应7月1日以前暂时不走。

时间过得很快。圣彼得节^①那天下午，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和娜佳一道前往莫斯科街，想再看看那幢早已租下、准备给这对新婚夫妇居住的房子。这是一幢两层楼房，不过目前只有楼上已装修完毕。在大厅里，镶木地板是新漆的，摆着维也纳式的椅子、钢琴和小提琴斜面谱架。整个大厅弥漫着一股油漆气味。墙上的金边大画框里有一幅油画：一个裸体女人，身旁有一只断把的淡紫色花瓶。

“一幅杰作。”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尊敬地赞叹道，“这是画家希什玛切夫斯基的作品。”

旁边是客厅，有一张圆桌子和长沙发，几把圈椅都蒙着鲜蓝色的套子。沙发上方挂着安德烈神父戴着法冠、佩着勋章的大幅照片。后来两人进了带酒柜的餐室，又去了卧室。卧室里光线暗淡，并排放着两张床，好像是人们在布置新房的时候，一定以为这里将永远美满，而不会有别的情况。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领着娜佳走遍了各个房间，并且一直搂着她的腰。她却感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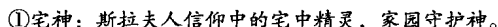


①圣彼得节：东正教节日，在俄历6月29日。

[illegible][illegible]

“妈妈，妈妈，”她说，“我亲爱的妈妈，你要是能知道我出了什么事就好了！我请求你，我恳求你，让我走吧。我求求你了！”

“不，我亲爱的，不。”尼娜·伊凡诺夫娜吓坏了，急急地说，“你静一静，你这是心情不好，会过去的。这是常有的事。大概你跟安德烈拌嘴了吧，可是小两口吵架，这都是很正常的。”



“行了，你走吧，妈妈，你走吧！”娜佳又大哭起来。

“是的。”尼娜·伊凡诺夫娜沉默片刻说，“不久前你还是个孩子，小姑娘，现在已经要做新娘了。自然界的一切物体总在不断更新，不知不觉中，你也会成为母亲和奶奶，你跟我一样，也会有个固执而任性的女儿。”

“我亲爱的好妈妈，我知道你聪明，你不幸，”娜佳说，“你很不幸，为什么你尽说些庸俗的话？看在上帝分上，告诉我为什么？”

尼娜·伊凡诺夫娜本想说些什么，但却吐不出一个字来，她抽泣一声，跑回自己房里去了。壁炉里的男低音又呜呜地唱起来，忽然变得十分可怕。娜佳从床上跳起来，赶紧跑到母亲房里。尼娜·伊凡诺夫娜躺在床上，泪痕斑斑，身上盖一条浅蓝色被子，手里拿着一本书。

“妈妈，你听我说。”娜佳说道，“我求求你好好想一想，你要明白，你只要明白，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庸俗、多么低下，我的眼睛睁开了，我现在什么都看清楚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算什么人，他其实并不聪明，妈妈。我的上帝啊！你要明白，妈妈，他很愚蠢！”

尼娜·伊凡诺夫娜猛地坐了起来。

“你和你奶奶都来折磨我，”她哽咽着说，“我要生活，要生活！”她重复着，还用拳头捶打胸口，“你们还给我自由！我还年轻，我要生活，可是你们把我变成了老太婆！”

她伤心地哭起来，躲进被子里，缩成一团，显得那么弱小、可怜、愚蠢。娜佳回到自己房里，穿上衣服，坐到窗下等着天亮。这一夜她一直坐在那里思考着，院子里不知什么人不时敲着护窗板，一直有声音。

早上祖母抱怨，这一夜的风吹落了所有的苹果，一棵老李树也折断了。天色灰蒙蒙，阴沉沉，毫无生气，真想放它一把火。大家都抱怨天冷，雨点敲打着窗子。喝完茶后娜佳去找萨沙，一句话都没说，就在圈椅旁的屋角跪了下来，双手捂住了脸。

“怎么啦？”萨沙问道。

“我没办法……”她说，“以前我怎么能在儿生活的，我不明白，不理解！我蔑视我的未婚夫，蔑视我自己，蔑视所有这种游手好闲、毫无意义的生活……”

“哦……”萨沙连连应着，还不明白她出了什么事，“这不要紧，这很好。”

“这种生活让我厌烦了，”娜佳继续说道，“我在这儿一天也呆不下去



了。明天我就离开这里。请您把我带走吧，看在上帝分上！”

萨沙吃惊地望着她，足有1分钟的时间，他终于明白过来，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手舞足蹈，高兴得要跳舞了。

“太好了！”他搓着手说，“我的上帝，这有多好啊！”

她像着了魔似的，睁着一双充满爱意的大眼睛，定定地瞧着他，等着他立即对她说出意味深长、至关重要的话来。他还什么也没有说，但她已经觉得，在她面前正在展现出一个她以前不知道的新的广阔天地，此刻她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它，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哪怕去死。

“明天我就动身。”他考虑了一会儿说，“您到车站去送我，我把您的行李放在我的皮箱里，您的车票由我来买。等到打了第三遍铃，您就上车，我们一道走。我把您送到莫斯科，到了那里您再一个人去圣彼得堡。身份证您有吗？”

“有。”

“我向您发誓，您日后不会感到遗憾、不会后悔的。”萨沙兴奋地说，“您走吧，学习去吧，到了那边再由命运安排您的去向吧。只要您彻底改变您的生活，一切都会有变化的。关键是彻底改变生活，其余的都不重要。说好了，我们明天一块儿走？”

“啊，是的！看在上帝的分上！”

娜佳觉得，此刻她异常激动，她的心情从来没有这样沉重，从现在起直到动身前她一定会伤心难过，苦苦思索。可是她刚回到楼上的房间，躺到床上，立即就睡着了。她睡得很香，脸上带着泪痕和微笑，一直睡到傍晚才醒。

005

有人去叫出租马车。娜佳已经戴上帽子，穿好大衣。她走上楼去，想再看一眼母亲，再看一看自己的东西。她在房里那张还有余温的床边站了片刻，向四周环顾一番，然后轻轻地走到母亲房里。尼娜·伊凡诺夫娜还在睡着，室内很安静。娜佳吻了一下母亲，理理她的头发，站了两三分钟，然后不慌不忙地回到楼下。

外面下着大雨。马车已经支上车篷，湿淋淋的，停在大门口。